

我们最敬爱的老师——丁石孙

■ 陈堃铎

我和王选分别于1953、1954年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，丁石孙老师讲授高等代数课，他那高高的身材，特别是那炯炯有神的双眼，使我们在与他初次见面时就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他讲课时洪亮的声音，清晰的概念和严谨的逻辑，更是吸引着我们这些初入数学殿堂的年轻人，当时他还不到30岁。后来我们听说，丁先生（当时我们都称老师为先生）毕业于清华大学，院系调整时，北大数学系的段学复主任表示不惜用六个人去换他一人来北大，可见他才华之出众。丁先生与学生关系十分融洽，常参加学生的活动，还与学生一起划船游颐和园，在他与化学系桂琳琳老师结婚时，学生们还到场祝贺。

1958年开始，刚30岁出头、正处在创作最高峰时的丁先生遭到了厄运，几次受到批判和处分。文化大革命对北大的冲击极大，数力学系更是重灾区，先后自杀了四位教员，丁先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：戴高帽、被泼墨水、游街、抄家、开除党籍、惩罚性劳动，我们很担心他是否能顶住，后来我在大饭厅前看到他在劳动，只见他面色阴暗发黑，但两只眼睛还炯炯有神，我知道尽管他经受了种种折磨，精神没

丁石孙与中国数学

有被打垮。当时我们都不明白他究竟有什么问题，不知道他为什么成了每逢运动、每有风吹草动总要挨批的老“运动员”。



丁石孙先生（后排左起侧立者）与王选（第二排左起1）等54级学生同游颐和园

1979年，我们搬到蔚秀园16楼，惊喜地发现丁先生与我们同住一个单元，此时他已担任数学系副系主任。1980年系里民主选举系主任，全体教职员投票，他以95%以上的得票率当选，此后工作繁忙。当时我已离开数力系，与王选一起正忙于研制照排系统，所以最多的联系就是他的小儿子丁干来收卫生费，因为丁先生是我们的楼长。当时丁干只有七、八岁，他与他的哥哥相差了整整15岁！看着可爱的小丁干，我们十分感慨，多年的挨批、挨斗，影响了丁先生的家庭生活，这个孩子还是在鲤鱼洲劳动期间，允许夫妻同住时怀上的。当然耽误更大的是他的学术工作，才华横溢的丁先生在近二十来年时间里被剥夺从事学术工作的机会，偶尔安排他做些业务工作，也是今天让干这个，明天又让干那个，真是荒废了半生！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损失，更是数学界的损失、国家的损失！

1983年，丁先生作为访问学者在哈佛大学期间，学校举行了一次副教授、副处级以上民意测验，他被大家选为校长，记得当时家属区里许多人在议论此事，我们这些他的学生、同事都很兴奋，都认为非常合适。他既非上级指定，更不是院士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是一个“草根”！系里和学校的两次当选，充分说明丁先生在大家心中的威望。在他离任校长九年后的百年校庆大会上，介绍他时大家的鼓掌时间与介绍江泽民主席的时间相同，可见人们心中自有一杆秤！

丁先生在担任校长期间，尽管经费困难，仍大力推动各方面的改革，方正公司的前身“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”就是在他担任校长时成立的。1984年，鉴于科技成果转化的需要，王选向丁校长建议学校成立科技开发公司，这一想法正好与丁先生不谋而合，于是在同年6月11日，丁校长主持召开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此事，此后学校落实了人选，11月5日北大成立科技开发部，1988年5月改名为“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”。此前计算机研究所研发的激光照排系统（后称电子



丁校长与王选等在未名山庄会议期间合影

我们最敬爱的老师
—— 丁石孙
■ 陈埜鍊

丁石孙与中国数学

出版系统)，由山东潍坊计算机公司独家生产，1988年1月，上级允许北大生产销售，12月15-17日，新技术公司在未名山庄举行了“技术汇报会”，向有关领导与广大用户介绍、展示北大研发的电子出版系统，丁石孙校长欣然到会，并致开幕词。

丁先生对我们的工作始终热情支持，即使在离任以后，仍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，对王选更是倍加爱护。1999年，某些人趁方正公司亏损之机，上演一出赶走他们的眼中钉王选的“逼宫”丑剧，丁先生旗帜鲜明地指着其中的某人对人说：“这是个政治流氓！”后来又对关于此人的安排表示强烈的不满。正是在丁先生等一大批正直的人们支持下，“逼宫”丑剧终于结束，王选留任。

2000年，王选罹患癌症，丁先生在两个月内接连两次到医院探望，此时他腿脚已不大方便，但他坚持不要人搀扶，自己尽力大步走来，使我们十分感动。此后由于长期的折腾以及担任校长期间的劳累和压力，丁先生的身体每况愈下，腿疾、眼疾、糖尿病一直折磨着



2007年春节期间我们这些老学生看望丁先生夫妇

他，到后期视力很差，并靠轮椅代步，其痛苦程度可想而知。不幸的是，大约在2007年，桂琳琳老师摔坏了脊骨，走路十分困难，从此夫妇双双都坐上轮椅。尽管忍受着旁人难以想象的痛苦，但他始终保持乐观的态度，而且他的头脑仍很清醒，我们这些学生都很愿意与他交谈，每年春节大家相约去他家看望，每次都有人向他请教各种问题，丁先生都以他的睿智给予指点，他也很愿意听我们讲外面的见闻与学校的情况。

使我十分感动的是，当我们于2003年与丁先生同住一个大院后对我们的关怀，特别是王选去世后，他们对我说：“有什么事随时找我们！”他们自己的生活都难以自理，还这样对我关心，可我怎能忍心去麻烦他们。后来，我按照规定搬出大院，临别时他们说：“你搬到一个谁也不认识的院子里，以后可怎么办？”我只好安慰他们说：“我会设法认识新朋友的，你们放心！”但是他们还是放心不下，为此桂老师专程到我的新居看望，望着坐着轮椅行动不便的桂老师，我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去年2月27日桂老师不幸因病去世，失去了风雨相伴近六十年的伴侣，丁先生承受了极大的痛苦。以前我每次去的时候，总是看到两位老人坐在一起，他们相依相伴，互为精神支柱，沉重的打击很快使丁先生的病情加重，住进了医院。我和同学们在医院里看到极度衰弱的丁先生，回想当年他那生龙活虎的状态，大家悲从中来。大家衷心希望丁先生那样遭遇厄运的时代一去不返，尊重知识、爱护人才成为风气！

(作者为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教授、王选先生夫人)